



窝囊废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萨洛姆·贝赛拉 著

刘习良 笄季英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窝 囊 废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萨洛姆·贝赛拉 著
刘习良 笄季英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Alvaro Salom Becerra
UN TAL BERNABE BERNAL

根据“第三世界”出版社1976年11月第十一次再版译出

窝囊废

Wo nang fei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萨洛姆·贝赛拉 著

刘习良 笄季英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75,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

ISBN 7-5302-0031-3/I·32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哥伦比亚近六十年的社会历史生活为背景，以主人公贝纳贝·贝纳尔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全面揭露了哥伦比亚政界、军界、党派以及司法部门的阴暗面；鞭笞了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客们贪赃枉法、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勾当。主人公贝纳贝·贝纳尔出身于平民阶层，为人正直、善良、聪明，而且很有才华。为了能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下去，他只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各式各样的政客卖命。他处处遭受人们的嘲弄和奚落，被称为窝囊废，度过了无限辛酸的一生。

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入木三分。文笔典雅而幽默，一部立意严肃的政治讽刺小说，写得妙趣横生，毫无枯燥之感，可读性强。





每月五号是国家老职工领取退休金的日子。银行要到上午九点才开门营业，可是从六点钟起，几百名年纪在五十到八十五岁之间的男男女女就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聚拢到银行门前。有的人弯腰驼背，面色阴郁，身上穿的厚呢大衣使人想起阿瓦迪亚·门德斯博士^①执政的年月，头上戴的帽子让人回忆起卡洛斯·加德尔^②走红的时代。这些人手里拄着四十年前在理查德百货公司买来的手杖，或者在托切特大商店买来的雨伞。他们费力地拖着一双腿，板着面孔，一语不发，脸上挂着一丝悲戚的苦笑。另外几位年轻一些的挺直腰板儿，显得风度潇洒，颇为自豪地光着头发斑白的脑袋。他们满面春风，身穿儿子的运动服，似乎拼命要阻止住时间的不可逆转的前进步伐。有几位老太太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年岁。她们寡言少语，性情孤僻，穿着本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服装，眼睛里流露出充满怨

① 米格尔·阿瓦迪亚·门德斯，自由党人，在1926年到1930年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② 卡洛斯·加德尔（1903—1935），阿根廷著名演员和歌唱家。

2016/10

恨的，疑神疑鬼的目光。只有少数几位还是那么多嘴多舌，故作媚态。她们竭力借助麦克发脱化妆品和《时装》杂志希图留住一去不返的青春。来到银行门口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行。过去在同一个行政部门任职的熟人用揶揄的口吻互相寒暄着：

“嚯！您显得更年轻啦！”

“哪儿像您啊，在您身上时间好像没动窝儿嘛……！越来越帅啦！”

两位老人听了这几句“奉承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在这群五色斑斓的老人队伍中，并非总是那么互相谦让，以诚相待。一个哆哩哆嗦的老头儿打算在队伍前头夹个塞儿，立刻听到厉声斥责：

“排队去！我们都起得这么早，你也早起点儿啊！老了老了，还这么瞎胡来！”

“先生们，可怜可怜我吧！”老头儿苦苦哀求，“我病得挺厉害，工夫大了站不住……”

“站在这儿的全是上岁数的，谁没病啊！排队去！”一个人代表大家嘟嘟囔囔地提出抗议，围着银行大楼四周排队的人立即随声附和。

有的人利用无休无止的等待时间看报纸。有的人默默地抽烟。大多数人兴致勃勃地闲聊天。话题嘛，反正是老一套，什么生病啊，什么某个领养老金的人故去了啊，什么物价上涨啊，什么要提高退休金啊。还都念念不忘昔日的宦海生涯。一个看样子有八十岁的人一边咳嗽，一边不住吐痰。站在旁边的那位约摸有五十五岁，问他：

“您这个病，怎么总不见好啊？”

“还是老样子。唉，一天不如一天。”被问的人回答说，“凭银行那几位大夫，哼……再加上他们开的药……拿五片阿司匹林、一片小苏打，排的队比这儿还长……退休金本来就少得可怜，他们还扣去百分之五，这他们倒是忘不了……！”

“今天有人领不了钱了，二位知道是谁吗？”一个肤色黝黑的瘦干猴儿模样的人用浓重的托利马口音问两位队友。“埃斯塔尼斯劳·丰塞卡！知道为什么吗？唉，八天前他故去了！葬礼我去了……”

“真没想到！可怜的埃斯塔尼斯劳！”听话的人说，“那可是一个大好人……我们在部里共事十五年，从来没拌过嘴……可话又说回来啦，咱们早晚还不都得到那儿去吗……”

“喂，拉米雷斯先生，物价这么涨，您有什么看法？”一位年约六旬的老妇人问。她身上穿的那件大衣、头上戴的那顶帽子还是爱弥莉娅·妮埃托·拉莫斯当“校花”的时代流行的式样。

“简直无法容忍！”拉米雷斯先生用纯正的波哥大口音回答说，“今天租幢房子的钱，过去足够买幢房子。洗件衣服的钱，几年前能买件衣服……吃的就更甭提了！……堂娜·宝莉娜，您听没听说最近有个笑话？有人说，女秘书想吃鸡蛋，得自个儿下一个……可政府还一个劲儿地说，情况很好，生活费用在下降……”

“各位听没听说要提高退休金啊？”一个老头儿问。他长得又高又瘦，活像堂·吉诃德。

“压根儿没听说过！”一个面目和善的秃顶矮胖老头儿回答说，“我不抱任何幻想。国家预算只供议员们游山玩水，购买‘海市蜃楼’飞机、‘奔驰’汽车……咱们啊，等着入土为安

吧……”

“你到咱们原来的办公室去过没有？”一个戴着厚厚的眼镜、中等身材、满头白发的人问一位朋友。

“去过啦！”那个人回答说，“全变了。还记得咱们那会儿是怎么工作的吗？那股认真劲儿！那股至诚劲儿！那是什么效率！现在……顶好你亲自去看看……办公室成了波斯市场啦，成了狂欢节啦！现任科长是从沿海省份来的，用不着说，他把自己的同乡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吹口哨的、唱歌的、跳舞的、蹦蹦跳跳的，没人干正经事儿……还听说，办公室里的拉锯声吵得四邻不安……可怜的丧葬科啊，见鬼去咯！”

排队的人年龄各异，但如今社会处境完全相同。不管是前部长还是过去的清洁工，不管是前大使还是过去的司机，不管是前法官还是过去开电梯的，全都混杂在一起。阶级的差别明显地反映在面孔上，反映在言谈话语、举止服饰上。这些老人当中，有的毫不掩饰自己的老态；有的羞于上了年纪，强做欢颜，故意显得年轻一点。有的风度翩翩；有的衣衫褴褛。然而，在所有人的头上都弥漫着一股惆怅的空气，笼罩着一片沮丧的气氛，悬挂着一个疲惫的光环。他们是一支被时间这个无情的万能敌人拖垮的队伍。风湿病、动脉硬化、前列腺炎、心肌梗塞这些老年人的死敌正在队伍中串来串去，寻找牺牲品。死神像只不祥的大鸟在他们头顶上盘旋飞舞，正在挑选几天后——或许是几小时后——将要栖身其上的对象。

头天晚上，贝纳贝·贝纳尔就和自己的朋友卢佩托·梅德拉诺和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打过招呼，提醒他们说：“别忘了明几个是领退休金的日子。说好了，咱们在拉门塔希奥内斯墙见面，准八点。千万别晚了。要不早早儿去排队，领不着钱，

只好喝西北风啦……我看……”

三位朋友都是波哥大人，所以谁也没有准时赴约。贝纳贝·贝纳尔是八点二十到的。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是八点半到的。卢佩托·梅德拉诺是八点四十五分到的。不用说，三个人都表示“遗憾死啦”，也都想出各自的托词。冈萨雷斯说，他搭乘的公共汽车中途抛锚，所以来晚了。梅德拉诺说，昨儿晚上做了个噩梦，到早晨没醒过来。贝纳贝·贝纳尔说，他的表停了，所以迟到了。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抓住贝纳贝·贝纳尔的托词开了个玩笑：“在你这个岁数，有只不会走的表也算是福气啊……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嘛……”

三个人排进队伍里去。这时候，队伍已经长达一百八十米了，向前移动的速度大体上相当于一场三级审理的官司。每隔十分钟，排队的人向前迈一步。波哥大的绵绵细雨打湿了老年人憔悴的面孔，淋湿了他们的衣服。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带着雨伞。气温是摄氏六度。有的人大声咳嗽，有的人使劲擤鼻涕，好多人紧着搓手。没有一个人不诅咒波哥大的鬼天气和银行迟迟不开门。

“按说政府该把这份施舍送到咱们家里去……费得了什么事！省得咱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五个钟头，弄不好还会闹肺炎！”有人说。

“就说呢！这是催着咱们快死呐！……”另一个人接上来说，“您没看过财政部长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的声明吗？说咱们游手好闲，是寄生虫，是国库的吸血鬼。”

“部长忘了他马上也要跟咱们一块排队啦。我算计着，再过几个月他也该卸职养老了……”第三个人说。

“这些寡头们叼住奶头儿不松嘴！”另一位老人说，“交通

部长干了四十年，从不撒嘴……！让大家伙儿说说，从打在拉腊特女子学校开始读书识字起，我就认识他……”

等了整整四个小时，贝纳贝·贝纳尔和他那两位朋友总算换到一张小桌子跟前。桌子周围坐着三位社会保险局的职员在发放退休金。贝纳贝·贝纳尔等三人先递上身份证，在名单上签字，然后领到支票。紧接着，他们又排进第二个长长的队伍去换现金。又过了四十五分钟，三个人拿着钱，离开了银行。贝纳贝·贝纳尔领到二千七百八十五比索零三十分。卢佩托·梅德拉诺领到二千四百三十三比索零五十分。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领到一千八百六十比索零七十五分。每个月的艰难历程到此结束。

“可把我累坏了！再也挺不住了……”贝纳贝·贝纳尔说。

“我都冻成冰棍啦！膝盖以下全僵了……”卢佩托·梅德拉诺说。

“我的腰疼起来了，准是坐骨神经疼又要发作……”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上个月也是这样，在床上整整躺了八天……真没办法！”

“找个地方坐会儿，怎么样？……我请二位喝点咖啡。”贝纳贝·贝纳尔说。

“光喝咖啡？今儿个可是发钱的日子！”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问道，“依我说，还是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那儿喝几杯啤酒吧……”

“行啊！他妈的！得花钱时且花钱……”卢佩托·梅德拉诺回答说，“再说，我快渴死啦……”

内格拉·伊菲赫妮娅是个改恶从善的烟花女子。资本主义

制度是不公平的，她的大多数常客都领退休金，唯有她一分钱也拿不着。四十年前，她容貌俊美，腰肢婀娜，是一位黑里带俏的美人。小时候，她在家乡被一个恶棍蹂躏过，以后又屡遭毒手。一来为生活所迫，二来也出于个人的癖好，她选择了人世间最古老的职业。她在全国各地接客，名噪一时，最后在波哥大定居下来。多年来，对馋涎欲滴的单身汉、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丈夫和寻求慰藉的嫖夫来说，她的家是个安乐窝。内格拉·伊菲赫妮娅不但舍得出自己的肉体，在花钱上也十分慷慨。所以钱挣下不少，可很快就装进那些专吃倒贴的花花公子的口袋里。到后来，年老色衰，家境拮据，只好把自家的厅堂改成酒馆。平时，伊菲赫妮娅两肘支在古旧的柜台上，招待围坐在六张小桌子旁的年轻时代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回忆逝去的韶光。

想当年，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魅力逗引得漂亮小伙子们整天围着她转。如今，人老珠黄，只剩下从事这种职业的女人特有的那股亲切劲儿。她们的职业就是让人称心如意，心旷神怡。此外，她还知道说不完的风流韵事、桃色新闻。顾客们左一杯、右一杯敬了她不少白酒。借着酒劲儿，她拨动吉他，轻舒歌喉，唱道：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胡猜乱猜，
说什么忌妒的泪水
在我眼中来回徘徊……

她时常夸耀自己曾经迷住过上流社会的许多头面人物。什么银行家、工商界名流，什么杰出的医生、受人尊敬的律师，

什么才华出众的作家、文思敏捷的诗人，什么威名赫赫的政治家、战功卓著的军官，真是应有尽有。每逢谈起这些大人物的艳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内格拉·伊菲赫妮娅总是毫不客气地逐个点名，一个不漏。她把新顾客让到自己的卧室里，请他们观赏那张金碧辉煌的旧床——在这个“战场”上，曾经进行过无数次情意缱绻的拼斗。她以法国导游向旅游者介绍拿破仑墓时使用的那种自豪口吻，对大家说：“我很高兴，波哥大和哥伦比亚的大人物曾在这张床上列队游行。政府应该拿出至少一百万比索买下这张床，送到博物馆展出……”

内格拉·伊菲赫妮娅和七个相好的生下七个孩子。回顾往事，大儿子和母亲一样也有一种虚荣感。他常说：“您别看我在这儿，我差点成了共和国一位前总统的儿子。当时，他住在翁达，正赶上我妈妈红极一时……”

本世纪初波哥大的典型生活方式，如今已经不多见了。内格拉·伊菲赫妮娅酒店就是最后的几个堡垒之一。在那里，人们还在朗诵胡利奥·弗洛雷斯^①和恩里克·阿尔瓦雷斯·埃瑙的诗作；还在追忆“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②的故事；还在吟唱埃米利奥·穆里约^③的说唱剧和“班布哥”^④的唱段；还在谈论赫内拉尔·马萨·伊·贡萨龙的小说；还在回忆卡罗^⑤先生的尖利的笔锋和堂·何塞·马利亚·瓦加斯·维拉^⑥的放荡不羁；还在谈及

① 胡利奥·弗洛雷斯(1865—1923)，哥伦比亚诗人。

② 卡斯托耳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廷达瑞俄斯和勒达的儿子；波吕丢刻斯是卡斯托耳的异父兄弟。

③ 埃米利奥·穆里约(1880—1942)，哥伦比亚作曲家。

④ “班布哥”是哥伦比亚的一种民间舞及其乐曲。

⑤ 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1843—1909)，哥伦比亚著名作家、政治家，1894年至1898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⑥ 阿塞·马利亚·瓦加斯·维拉(1860—1933)，哥伦比亚小说家。

“千日战争”^①和乌里维·乌里维将军^②的惨遭杀害。不管什么天上人间，大事小事，一律讽刺挖苦。进入这个小小的酒馆的唯一要求就是彬彬有礼，谈笑风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酒馆不啻是一个孤岛，一个四面八方被现代化包围的历史陈迹。

看见贝纳贝·贝纳尔和他的朋友梅德拉诺和冈萨雷斯走进来，内格拉·伊菲赫妮娅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摊开双臂，对他们说：

“哎哟，我亲爱的小老头儿！是哪儿来的这股仙气啊？几位长得少相啦，都成了风流潇洒美少年啦！”

“拿眼下年轻人的话来说，你才真‘够派’呐……”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着话拍了拍她的屁股。

“老树发绿芽，又动手动脚啦……”贝纳贝·贝纳尔说。

“顶好别提什么老不老的……”冈萨雷斯反驳说，“咱们四个人加在一块儿能够上三百岁……至于颜色嘛，我可一直是蓝色的，不像别人那样变来变去^③……”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瞟了贝纳贝一眼。

“像雷耶斯将军^④说的，‘少谈政治，多讲管理’……伊菲赫妮娅，来点实在的吧！”卢佩托·梅德拉诺吩咐说。

“托仁慈的上帝的福，你们几位总算来啦。今儿个还没人上门呐……想喝点儿什么？”伊菲赫妮娅问道，“不过，有一条，

① 指1899年哥伦比亚的自由党人对执政的保守党发动的一次战争，战争延续了三年，到1902年结束，史称“千日战争”。

② 拉法埃尔·乌里维·乌里维(1859—1914)，哥伦比亚自由党人、军人、作家。

③ 保守党用蓝色，自由党用红色。贝纳贝曾加入过保守党，又加入过自由党，所以冈萨雷斯用这句话讽刺他。

④ 拉法埃尔·雷耶斯，哥伦比亚政治家，1904年至1909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现钱交易……其他都无关紧要。我的亏空比政府的赤字还厉害……”

“虽说我们都是……病恹恹的老头子，可今儿个绝不赊欠，逮钱就花……”贝纳贝·贝纳尔说。

“我要一杯冰镇的‘海边酒’……”卢佩托·梅德拉诺说。

“冰镇的‘海边妞儿’？没听说过！”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海边妞儿个个热情奔放……我也要个‘海边妞儿’，热热和和的……”

“我倒无所谓，”贝纳贝·贝纳尔表示，“说来说去，喝啤酒的人不过是把杯中物喝进去，再往尿盆里撒出来，如此而已……你呢，伊菲赫妮娅，喝点什么？”

“我来杯白兰地吧，”伊菲赫妮娅回答说，“你们几位知道，我不是在小摊儿上喝啤酒的角色……我行时那会儿，爱喝香槟酒。记得里卡多爱喝‘红带牌’的，卡米罗喜欢‘彭梅瑞牌’的……唉！那是什么时候啊……”话没说完，她深深叹了口气。

“用不着唉声叹气的，总能混得下去嘛……”卢佩托·梅德拉诺说，“那会儿一瓶香槟酒卖五个比索，现在卖五百；那会儿里卡多和卡米罗是大财主，我们都是穷光蛋。区别就在这儿……要是有钱喝香槟酒，我们就去赛马俱乐部，不上这儿来了……”

“呜！老头子真有你的！”伊菲赫妮娅反驳说，“愈老愈爱多心……我连想想过去的权利也没有啦……能原谅我吗，老爸？”说着，她抚摸了下卢佩托·梅德拉诺的脑袋。

“原谅是可以的，”卢佩托说，“可千万别管我叫爸爸。幸好我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不……不算坏的女儿……！”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行啦，该喝酒了！干杯！”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举起泛着白沫的酒杯，高声说道。

“干杯！”贝纳贝·贝纳尔和卢佩托·梅德拉诺高举着酒杯应声说。

“干杯！”伊菲赫妮娅也举起了酒杯。

共同的处境把三位朋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同时代人，贝纳贝·贝纳尔六十二岁，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五十九岁，卢佩托·梅德拉诺六十四岁。三个人都是波哥大人，第一位出生在拉斯·阿瓜斯区，第二位出生在圣·阿古斯丁区，第三位出生在贝伦区。三个人的父亲都是老实巴交的正派人，一辈子穷得叮当响。在经济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等阶级代表人物。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他们都没能读完高中。因为找不到合适职业，只好投身官府，混口饭吃。命运之神把他们汇集到一起。多年来，三个人在同一个国家机关里任职。又前后脚得到退休权。除此而外，三个人性情相仿，习惯近似，爱好也差不多。他们生来爱说爱笑，关心社会问题，喜爱诗歌和古典音乐。他们不是成天喝得醉醺醺的酒鬼，只是隔三差五地喝几杯啤酒。逢到这种时候，总要一起来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酒馆。好多年前，伊菲赫妮娅曾经和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相好过十五天。对卢佩托·梅德拉诺也曾格外施恩。那一夜卢佩托·梅德拉诺真是没齿难忘。不久前，她又结识了贝纳贝·贝纳尔。两个人之间只有真挚的友谊。“在这个岁数上，”贝纳贝·贝纳尔常对她说，“咱们最多只能交个朋友。可惜啊，从前您不认识我！您不知道错过了多少……”

虽然贝纳尔、冈萨雷斯和梅德拉诺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